

漫遊記行

全

特31

985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三	〇	〇	紀	和
冊	號	架	函	行	書
				類	門

023140-000-3

特31-985

漫遊記行

小川 弘藏 / 著

M14

ADB-1172



序

余與青霞交友殆二十年。余已踈懶。青霞亦狂簡。相得歡甚。每談引經抽史。論古今評文章。語衝牙吻出。旁若無人也。頃示其遊記。乞余題一語。青霞之文固奇矣。琵琶湖嵐山其齡尚弱。其遊未奇。遊之奇者。昉於姬島。西南之遊益奇。而文亦益奇。顧其所至。與名士韻流相會。酒酣耳熱。談論如瀉。詩筆神驚鬼駭。雋

氣蓋一座。使人卷其舌。雖若乎下風。豈不愉
快哉。余特憾不得策杖相追隨也。雖然。青霞
剛直喜禮。極惡世之汨沒名利者。其所養可
知己。余恐世人徒是青霞之狂簡善飲善談
而不能真識青霞。真識青霞者。獨有青霞友
東嶠生。乃奮筆書於鸞樓堂南軒明處。

天保庚子孟秋

余年二十左右。揚帆以東。至大坂而
留焉。有故不得仰王氣於洛。轉食武
昌之魚。儉於百日而還。無幾入我肥
及北筑。彌久五年。又屢爲故人所促。
亦終不能赴對馬。瓊浦觀三韓之鬣
鬣與辯髮。鵠舌人。有時歎人事多沮。
故得人能至焉者。與之談。則欣欣不
倦。雖然。未有如吾友青霞命諸楮墨

之翔實也。東之琵琶嵐山。西之雲仙
瓊浦。明媚余案上。意不復恨遊觀之
未。於是益知文章爲盛事也矣。青霞
志氣日奮。其遊必周。其有大手筆。豈
唯今日之技而已哉。富嶽松島。吾不
許青霞遺之。天保庚子上冬八日

空桑識

序
古人有言。曰。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
友之道遂亡。甚矣哉師友之難相得
也。若道統傳。姑舍是。今夫音訓授受。
非誠不徹。侍坐趨走。非實不行。師而
無誠。則雖有口授耳提之勞。不足以
悅服乎其心也。弟子而無實。則其敬
僅止于言語唯諾之間。而中心不足
以奉承于其教也。以不誠之師。待不

實之弟子。師友之道。幾何不淪胥以
亡。頃寺川佐藤二子。相議將梓其師
小川民德之文。而公諸世。屬余以一
言。是民德弱冠前後。漫遊中之作。而
同門諸友。毛利米良先輩序跋存焉。
奚徵予之言。然予嘗有憾乎師友之
道。若二子之不背乎其所學。則所今
世絕無。而古人希有也。夫市道視師
之徒。幡然有所悔悟也。鄙寬薄敦。其

興起人。蓋不爲鮮矣。是予之所以不
辭也。如夫文章之雄偉駿發。詹々小
冊。足以觀筆力之所源。則滾浩深淵。
波瀾老成。後之所出。可得而知也。繼
二子而忠干師者誰哉。二者予將有
所待放他日。

明治十四年四月中澣

鷹城散人園朝業撰

謾遊記行目錄

琵琶湖

嵐山

姬島

別府

岡城

西遊賦

瓊浦

附錄

與吳門顧鉄卿書

護遊記行

遊琵琶湖記

天保壬辰之春。余東學于京師。寄於常光禪院。與阿南子常同居焉。子常吾藩人。而監此寺。以予之來。慨然發志讀書。朝夕從予問學論志焉。一日相謀。遊琵琶湖。然以暑甚而不果。茲以秋涼欲遂夙志。八月廿二日夜。使僕炊飯爲行厨之具。鷄鳴起。窺天色。陰雲晦暝。殘月失光。且雨且止。行止未決。子常曰。今日必雨。請待晴。予笑曰。大丈夫有進。豈有退。遂蓐食而出寺。取途綱手街。自三條橋畔折而東。可十五六町。至蹴

上。都之市肆盡於此矣。時夜未曉。唯見商人提灯往來者耳。當前丘陵夾大路者。爲粟田口。松樹森蔚。荆棘雜叢。路傍有三石牌。常刑有罪者于此。其前後往々有燈臺。蓋以其幽陰。而行人有戒心之故也。行下火岡。過田間。秋潦初退。荳稻蔽野。過御廡村。有天智天王陵廡。因得名。是時陰雲全霽。山色明麗。四顧如畫。或佇立。或徐行。縱目歷覽。頗得散鬱陶。誠客中一愉快也。更進入山科驛。行一里半許。將至三井寺。道分兩岐。一官道稍迂。一者田間小徑。直通於三井寺。爲捷。遂就捷徑而行。縱步至小關嶺。峻阪斗上。昏霧四塞。咫尺不可辨。跼行而下。入市。斗折數十武。至三井寺。拜觀音祠。祠在崖上。

負山面湖。一碧萬頃。如掌。四面諸山。淡粧如青螺。倚疊乎湖。嵐島霧之上者。隱々可數。實天下之壯觀也。因賦一詩曰。躋攀三井曉。臨眺九江春。山寺抽林表。漁村架水濱。雲帆過何處。烟浪渺無津。此景都如畫。詩成覺有神。從祠左降磴。循山可二町。至一祠。有一大鐘。俗云。昔於龍宮所得之鐘也。不經之說。誰肯信之。既降入大津。闐闐頗整。實一都會也。沿湖左顧叡山。至唐崎。古松一株。隱々凝黛。秀乎湖上。殊狀詭形。如釜如盆。或踞或臥。千彙萬態。不可悉名。憩於道傍一茶店。店面湖一望數里。山水妍媚。清雅不可言。大快人目。茶果既畢。遙見樓堞於煙霧蒼茫之間。賃艇直從勢多橋下行。然以風

不便。遂復就陸。循湖而南。過大津。至石塲。有一松樹。号呼吹松。形狀畧如唐崎松。只小而已。去至膳所城下。城臨湖。壯麗如畫圖。前所謂樓堞者。卽是也。又行可二三町。至勢多橋。其結構以大木作之。飾以唐銅。故一曰唐橋。遠而望之。恰如蛟龍臥于水上。有詩曰。石山寺下一泓流。膳所城邊數點舟。最好湖心橋上望。行人都在水中浮。日已近午。因憩橋畔小店。酒肴滿盤。頽然醉。自是將往石山寺。東行半里許。遇商人。請問石山寺之道。商人笑曰。是艸津道也。未過橋循湖南則可至。余大驚。急還沿湖而行。得到石山寺。絕壁牆立。巖岩岌岌。而石面剖裂。妍媚如拭。巖有觀音閣。傍有堂三。然不知其爲

何佛也。別有觀月臺。極古雅。其下有清池。碧泉皎潔。可浴可漱也。登覽畧畢。取前路而下。又沿湖而歸。道傍有一石碑。剝苔視之。字形漶漫。不可辨焉。遂去。至逢坂。足蹇不能步。暫憩道上茶店。然以日昃。又行。前曳後推。得僅還寺。時夜旣二更。倦甚。而湖天之勝。過於所曾聞。勉強而筆之。

遊嵐山記

天保壬辰之春。予上都。館於建仁中常光院。十月初六日。將遊嵯峨。與二三同志。蓐食戴星而出。取道西郊。行一里許。至山中村。時顧東方。日初吐。輝々焉。煌々焉。更進跋丘陵。涉田間。至市川村。人家多柿樹。紅實方熟。爛熳壓枝。將至太秦。失

路穿小徑而行。小篁夾途。曲折幽邃。始達太秦。則土沃俗靡。街衢整齊。屋宇鱗比。雜以市肆。又行數十武。有小河橋而通焉。又傍林樾。沿沮洳。遂至嵯峨。人家皆以鬻林木爲業。林木積壘戶外。皆丹州之所出。編筏下峽者。聯綿不絕。旣循大堰川。憩度月橋畔。有詩曰。青山臨碧水。一帶列芽扉。應是仙居地。白雲無盡時。溪發源於丹州。洪水流蕩。浸天動地。勢如萬馬。嵐山與龜山相對聳。僧房架於岸腹。粉牆彫落。隱見林鐫翠。松丹楓。垂枝臨水。奇石怪巖。如虎如龍。詭怪可愕。已過人家。南行可二町。至虛空寺。拜佛龕而下。復過度月橋。時日近午。因憩水畔小店。茶菓已畢。將過天龍寺。道路廣平。青松烏

白雜植左右。行入寺門。新建法堂。美材構造。不復粉飾。實爲五山第一也。去北行可二三町。西折穿小林。出田間。至小倉山。拜東照公祠。山路崎嶇。雜樹森蔚。趑趄難進。擇地而後可投足。已降仍促歸。經小徑合大路。至廣澤。々周廻一里許。長岡連阜。左右環列。芙蓉掩亂。蓮芰爭茂。鳧鷖鷺鷥之屬。飛鳴出沒于其間。實占衆奇於此矣。跨山樾。過鳴瀧村。東轉南折而歸。時日已晚矣。此行也。纔一日之間。而嵐山廣澤之勝景。粗已收吟囊中。同行者。高浦周吉。阿南常助二人。

遊姬島記

予嘗聞姬島之勝久。而未獲一遊。今茲戊戌正月。有事趣黃

築野田村。意距鳥不甚遠。欲遂果素願。見武野生。語次及之。躍然欲共遊。伊神二生聞之亦請共行。乃期以二十九日鷄鳴發。其夜雨點。慮敗遊興。已而武野生來曰。有故不能從。大神生又來曰。姬島之遊如何。對曰。我有他故。雖風雨行。生諾而去。夜半天晴。蓐食戴星而出。東行抵井手村。憩八幡祠前。待伊藤生。時天微明。須臾生來。予詰之曰。汝何遲也。我將棄子先。生笑曰。馬不進也。是日天色晴朗。山水如畫。高吟徐行。二生常後數十步。顧不見。乃踞石待之。每息吟詠。三息成一詩。過相原山。長松夾路。如步障。渡八坂河。儉魚喁喁。聞足音。輒潛不見。進入村。北折傍白水。波萍葇蒲藻。交青布綠。而野

禽沙鳥。翔泳其間。予拍掌疾呼。不驚。東行可數十武。北折渡加茂河。跋涉山川。三里達安岐浦。訪健節。他適。乃息茶店。時日近亭午。小飲喫飯。賃童子跡健節。予輩步海汀。徘徊良久。就館。須臾健節過館曰。請幸過弊廬。乃往。日已昃。予假寐。伊神二生圍爐。武野生忽至曰。我事終。急治裝。午後出家。兼行極日力而來。衆驚且喜。謹呼飲酒。二月朔。促裝。健節送於郊。遙指點一山曰。是慶長年間。熊谷直陳。與石田三成。以其叔父外記爲處守。終爲黑田如水所敗。今其遺址猶存云。悵愧久之。北行謁岡先生墓。健節前導。穿林樾。越丘壑。草棘蒙弊。鉤人衣袂。手披以行。予戲之曰。汝非安岐浦狸乎。導我到干

此衆皆笑。已達官道。至岐分背而去。過古市。經小原村。抵田深邑。訪山下氏。午飯而去。德民導觀奇松。根悉挺出地上。勢如鼉蹠。尤長丈餘。可騎過。真奇觀也。抵浦手汀。適姬島舟還。因附載。三里抵姬島。舟中賦一絕曰。扁舟先發夕陽前。風穩波平岸々遷。三十六灘望不極。豫州渺漫綫雲煙。初更達島。舟人前導就館。二日。賃土人令鄉導。尋古蹟。過深海寺。東行謁別當八幡祠。喬松駢植。或偃。或歛。或屈而蹠。或怒而攫。絕無直者。島之爲形東西二里。南北半之。南則豐洋。北則防洋。四面受風尤甚。是以不能直立。步磧磔之間。佇立望豐洋。瀾漫無際。雲樹風帆。遐邇隱映。徜徉出北汀。望周防洋。其濶比

豐洋。々中有亂石如山。導者言。是高部宮也。潮退可涉。東行入田間。雨頓作。疾行上山數十武。過水田間。謁小島明神祠。雨時作時止。衣履霑濕。澗水潺湲。南有孤村十戶。是曰大見村。島人多噉甘藷。或酒粕。是獨食麥云。由小谷。入山盤旋以上。嶋之全形始見。因坐飲久之。浮雲滓空。俯瞰冥宵。衆頗不懌。予曰。雨中景尤佳。文人所素願也。抵金村。水田最多。島人多以漁鹽爲業。只金村事農耳。雨益急。乃借雨具。入田間。柳樹栽水畔。導者言。是昔玉代姬倒植牙枝。遂生。至今其葉倒生。因曰倒芽柳。予笑曰。是不經之說。誰敢信之。之金谷。觀銑漿石。相傳玉代姬踞此石。涅齒云。越真仰山。涉滿合汀。潮滿

兩水相會。因名。往年農夫息于此。潮漲溺死云。六丁許。至稻隅。觀浮田。衆皆跳躍。水田隨搖動。是爲七奇之一也。還謁赤水明神祠。祠下怪石紛錯。欹者倚者。銳而出者。顛而欲仆者。如筭之植。如鳳之騫。衆皆跣行其上。峭壁數仞。蒼翠可掬。往々有小穴。清泉湧出。拍掌水應聲出。因名拍掌水。其流帶赤色。因号鉄漿水。飲之可以愈疾。抵大見村。土人謂予曰。君觀稻隅阿彌陀蠣否。此島之絕勝。對曰。適潮惡。舟不可到。詰其狀曰。海岸一洞。穹然高敞。有一石柱。丈餘。中央有三蠣殼。俗号阿彌陀蠣。潮滿不及此。而蠣著其上。殊可怪也。予笑曰。是何足怪。開闢之時。地面皆海。纔露山脊。故高山石洞中。有蠣

殼。是其徵也。言終去。陟長尾坂。雨下泥淖。因趣他道。已而下擔谷。涉北汀。潮適退。乃涉洲。洲上有石。曰豐石。導者言。是雨則出地。晴則埋沒。亦一奇也。當前有古城山。是姬島閑齋之所居也。今悉爲桑田。風雨益烈。疾行就館。日已午後。衆更浴。浴後食甘藷麵。大佳。伊神二人圍碁。予與武野生。上樓。予詩成。其詩曰。春來埜火燒。甘雨草長苗。日暖催鶯語。風和舞柳腰。露稠花滿路。雪盡水平橋。此地真清絕。風光饒又饒。已而伊藤生詩成。率然次其韻曰。蓬萊何處是。遠在大洋中。欲學神仙道。頭教俗慮空。適聞簡策以公事來於此。乃折簡招之。須臾至。乃置酒。談笑移晷。三日。快晴。賃舟半日之間。達柿來

汀。是日北風正作。洪浪衝蕩。皆帖臥羶底。莫能興。登岸小息。涉山一里。至新涯村。叩伊美氏。世村正也。以費雄於一鄉。其宅頗盡輪輿之美。揭龜先生書。墨色如滴。茶果既畢。供午飯。日昃辭去。一里許。越山。冒雨抵西報寺村。宿佐藤氏。佐藤氏有同學之誼。款待盡歡。就寢夜半眠覺。因與伊藤生聯句。其詩別錄。四日。天晴。午時發。方策與其僕前導。抵野田村。宿吉武氏。簡策未歸。其兄吉五郎在家。乃就謀事。已終具饌。就寢。與伊藤生聯句。其詩曰。澗道春寒風雪飛。交情不厭叩柴扉。海鯨山鹿家釀酒。厚意如君亦自稀。五日。雨霰。須臾快晴。急發。欲謁双子文殊祠。西行三里。躡亂石。攀懸厓。屈曲而上。遙

望双子山。岡嶺稠疊。橫迴峭拔。殆不可名狀。更進路絕。荆棘蒙戎。下臨無際。攀援而下。漸至山麓。顧其險。始發窮途之歎焉。傍河下。入一村。西行數十武。漸達文殊山。躡石磴。謁文殊閣。閣之所據。地高出木杪。山四面環之。陰風襲人。衣薄寒不可勝。大神生心痛不能疾行。數步一息。過双子村。日已昃。衆皆有飢色。因息農家。食搏飯。經富永村。子指點告衆曰。彼尤大者。是三浦先生宅也。門前有長松。聞先生與高田毛利子所手植也。越山抵諸田村。傍河至山浦。日已晚。天晴無雲。月出松頂。衆咸慶幸。然松影布地。失足却多。登黑岩坂。長松夾路。大有合抱者。二里至加茂河。月已沒。乃息野店。借提燈疾

行歸家。時已鷄鳴。茲遊也。得偕良朋以遂夙志。其爲清福不亦多乎。遂次第記之。

遊別府記

天保己亥六月廿七日、桂翁欲拉予遊別府觀時祭、予文以成章在喬松止、舟膠、夜半潮漸至、乃上舟、成章仙輔之婦、有故赴府內、因附載焉、波穩如席、轉抵上八岬、風順舟駛、予假寐、達別府、下錨、初覺、天未曉、舟人皆寢、予獨上舵樓、月傾星流、東西之山、蜿々疊々、髣髴可辨、已而皆上岸、憩于雨崎茶店、女媪扶翁歸家、取浴爲飯、日名子生來乞予書、以奉神、固辭不肯、乃書福无疆三字、以與之、午時從翁至堀氏亭屋、尤

古、構造距今二百余歲、一村以瓦葺屋、蓋始于此、茶儀欸接甚厚、墜牧生亦至、酣適甚樂、及暮翁遊涼棚、予後至、土人浮舟七八艘、垂帷帳、張燈無數、鐘鼓競起、歌吹間作、往還海中、以娛神、觀者如堵、已歸就寢、夜半眠覺、聞簷雨、明日聞之、乃庭中寬泉也、

廿八日、午時堀生導予浴于椽章、浴室旁一婦賣餅及茶、浴後嚼茶餅去、之冲汀、縱目納涼、憩流河茶店、上樓飲火酒、良久去、入夜又飲、適子文至曰、我拉脇子來、脇子已到他家、廿九日、招飲高倉氏、午時歸堀氏、市人造大蓋、脩飾太巧、造樓船、少年徒挽之、小娘數人、綠衣鼓琴、扣鼓、舟頭土偶人、右

執扇、左把巾、應聲以舞、尤爲奇觀、

朔、荒金日名子二生來訪、乞字、時借馬、堀生謂子曰、彼橫灘第一富家、厦屋輪輿、請行觀之、二生辭去、堀生復開宴、遂導子及子文、抵流河、荒金子騎馬來、子拉之共遊、生以騎馬、小徑不便、自大道、子輩過田間、抵龜井村、渡石梁、有華表、子祐已至、下馬待、上磴拜八幡祠、祠據樹抄、篁叢蒙翳、頃土人剪除、眺望孔濶、上殿仰見承塵、懸小刀二口、其鞘以古木造之、漫滅不可讀、別府日名氏所獻也、虎吾千代二生、至立談去、子祐使子騎之、固辭、子祐期至宗福寺待、子輩分背抵朝見村、稻苗結實、芋葉如蓋、衆皆稱豐年、東折數十武、詣超勝寺、

々甚幽寂、循河東行、當前山腹構高樓、幽致可掬、入濱脇、闕櫺比、與別府相接、以朝見河爲境、過柳屋氏、後園湧泉、尤清冽、一鄉及別府皆汲于此、至宗福寺、寺據山巔、殿宇宏壯、有茶室、清楚多趣、倚門一望、村落灣港、愈出愈奇、而日出咫尺在望、令人渺焉有故鄉洲渚之想也、降磴、子乘馬去、衆皆徐步尾之、至河馬不前、乃下、子祐騎之、渡河、至松原、子又騎往還數回、時逼暝、堀生招子憩茶店、々張燈、歡飲盡醉、子祐有故先歸、二更子輩循河歸、

三日、授孟子於小三郎、卒業、適成章、在日名子氏飲、招子乃到、杯盤狼藉、賓主相忘、或袒而踞、或攘臂以把杯、一人言、是

土俗之習、數使子祖、固辭、成章笑曰、此亦備者之習也、僧蘭谷招成章、子從之、亦設宴、子陶然醉臥、成章促歸、乃共抵高倉氏、子祐適騎來、有故去、子與成章更騎之、及暮辭去、堀氏父子送之岸、分背上舟、警者以善琴、久在高倉氏、日教小娘、適以小浦脇氏招附載、生怕寒蒙帆而臥、首足皆沒、子時謂成章曰、吾嘗聞翁之言、警者嗜鱧、常玉食、家爲之貧、吁、人者擲金於妓女、彼棄財於鱧、衆皆一笑、時日沒、風穩、邑落洲碕、歷々在眼、姿態窈窕、如送我者、抵古市、忽見山頂燒炬、以祈雨、炎々冲天、實奇觀也、初更歸高倉氏、家人炙鱧以待、乃款飲、半夜遂寢云、

南遊記行

遊岡城

天保庚子春二月、與大神生約、南遊肥筑之間、而訪諸老先
生、旁觀山水之勝、將以望日啓行、至期生冒寒疾、子乃先發、
到小坂柱園氏待之。

廿日獨行戴星而出、十里過蔭木、我邑之境盡於此矣、渡寒
河、入頭成津、訪江藤春木、具飯、亭午與春木踵柱園氏、是夜
冒雨過覺正寺、八海上人延余款接、酒間言、頃者以千八百
人之力、移大石於道場、以爲水盤、貯水二石余、乃環而觀之、
遂留。

淡窓曰
到上加
欲字何
如

廿一日。與上人適桂園。食河漏。雨傾盆。

廿二日。雨不止。會桂翁疾。醫師脇雲亭來診。已而見予。叙潤接杯。是夜余與數人侍翁疾。高倉競與江藤春木。更讀膝栗毛。諸語譁談。使人忘睡。

廿三日。快晴。意大神生必來。預治裝。頃之果至。適別府人高倉競堀子善等。問翁病將歸。乃同上途。經古市及龜川。至石垣原。是黑田如水與大友氏戰爭之地。遺壘斷碑在。有之。足以發人之慨嘆。行十里許到別府。宿堀氏。半日間。四取浴。飲酒乘醉觀浚江口。入夜又飲。適盲人在坐。歌陽關帝。紅葉三曲。

淡窓曰
堀氏下
加有温
泉焉字
如何

廿四日。晨取浴而去。至濱脇。過柴津山麓。沙磧成堆。寸進尺退。勞甚。過田浦。絕崖千尋。鋪南無阿彌陀佛六大字。其側有蓮華之狀。苔蝕不可辨。出山憩茶店。正午到府內。叩佐藤氏。翁好學慕程朱之風。延予於小齋。午飯。共賞櫻花。勿々辭去。渡防河。新造橋。人弗病涉也。經萩原十里許。至乙津。烈風俄起。雨衣飄々將裂。有一大河。與鶴崎相接。已渡船草謁蘭室先生之墓。入市坊。華屋鱗比。如一藩鎮。是肥后候別邑也。晡時訪毛利先生。酌酒移刻。夜半大雨。

廿五日。雨不止。門人岡松生導余過池邊氏。見鶴丘翁。翁爲人真率。不修邊幅。一見如舊相識。延予龜神閣。出示書畫及

奇石。觀畢具酒。予乃折簡招毛利先生。先生拉醫生大神
真澄來。翁出扇子乞余書詩。率爾走筆。云々。將去。又導余上
樓。承塵四面。皆揭扁額。拜先聖畫像。明李仲和所畫。毛利先
生欲以今夕聚諸子催高會。以予有故訪脇谷子策止。子策
與予舊識。至則投車轄。其弟適獲鳧。乃割烹以供酒。酒酣。兄
弟共歌。姪妹撫弦。和樂且湛。吁。如彼在室好合。誠衛公子荆
之流歟。

廿六日。讀蘭室先生集。不覺過午。乃至毛利氏。告去。又出
酒。且與門人作啓行薦。以送我行。其詩曰。天使龜翁逝。帆翁
獨巋然。双肥與兩筑。寂々好山川。不獨青衿日。白頭惜寸陰。

百年一飛電。蚤到舊詞林。其序曰。足迹不出州里。詎々自得
者非志士也。非識者也。所謂井蛙。莊周猶且笑之。川神二子
亦既孰知矣。於是乎。慨然出故城。就我乎。弦江之泖。將南入
岡藩。遂西赴肥筑。余喜而觴之曰。壯哉行也。吾不可不啓。乃
命徒與。各賦詩一闕。詞鋒雖鈍。筆陳雖儂。亦足以先也。抑不
知西南之士。效而啓之耶。若然者。二子所得。非獨唯山之峨
々水之淙々而已。詩若文他日把翫之。亦猶與其人合堂而
語也。豈不益善乎。余得五言絕二章。並錄釘之。因名曰啓行
薦。門人詩別錄。南行經高田村。築長堤以防水患。至尾津留。
爲白城侯封內。白田無有水田。維舟於河岸。設水車以磨菴。

麪。二里訪帆足杏雨於戶次村。入夜飲酒。分韻。得來字。曰幽
栖日夕丹青樂。清瘦依然雪裏梅。五色春雲繞君屋。坐來自
有暗香來。

廿七日。過上尾。至金井戶。就民廬啜茶而去。至田原川。斗折
南行可十里。至犬飼驛。人馬絡繹不絕。乃岡侯別邑也。訪後
藤氏。立談且觀書畫。憩茶店。炙熬食之。前行小飲牧原茶店。
十里宿於田中村仲村氏。主人龜三郎好刀劍及書畫。口誦
古詩千首。然詩才不稱。示杜工部詩。余倦甚。讀之。不過數首
而眠。

廿八日。朝供家釀。甚美。戲吟一聯。曰。鵝黃美酒如逢友。新識

交情在此中。南行數十武。過仲原。閑適移步。又得一長律曰。
青囊墨斗聊成陪。遮路跳峯趁步開。跋涉修途歡有伴。吟唸
清景恨無材。鵝黃油茶烟青柳。鴨綠深潭雪白梅。如許風光
真耐樂。行々邀我作詩媒。過中津尾。至沉墮。下溪數十武。有
懸瀑。直下千尋。望之如素練。聽之如雷霆。使人神思飛越。觀
畢。冒懸崖。屈曲而上。草棘蒙蔽。且披且行。又有瀑泉。分流十
二條。奔騰迸激。飛沫如霰。蓋懸瀑之尤佳者也。斗折緣崖而
上。達官道。西行渡橋。至漆生。又行數百步。過上自在。憩大久
保茶店。自此循捷徑。登頻勞甚。行可十里。遙見岡城層層聳
雲間。乃沿河渡橋。入市坊。宿旅舍。取浴一醉就寢。

廿九日。訪伊藤意伯。謁角田先生。清談移刻。退而見門人吉野生。薄晚就旅舍。晦日又謁先生。携酒入門塾。與吉野生等飲。遂重叩先生之所蘊。酒酣見令息節藏。就新塾錄途中所作詩若文。以貽我同好。

僕不嫻文章。今以君懇求。妄加批評耳。豈能削正云乎哉。請歸鄉之後。質諸帆足先生。

廣瀨建安評

記行詳悉。和盤托出。惜匆匆一讀。附煙雲過眼耳。

九華山人簡批評

西遊賦

承昊天之龍光兮。喜昭代之太康。維聖賢之間出。遵文獻之日彰。經千載之悠久。洎八方之鴻荒。寄志情於典籍。知禮義之有方。析桑梓之榮茂。樂鶴鳴之頡頏。父與母尚壯兮。弟及妹漸長。負長劍之陸離。將四海乎徜徉。薄稅駕於岡城兮。憚車馬之彭殤。暮春之吉兮。我更南征。過山手之絕壁。渡大川之危梁。見我友於玉來兮。訴惓惓之衷情。揖阿蘇之崇嶺。遵戶上而遠望。長路繚以紆迴兮。曠野通以莽蕩。晚管生之沃衍兮。跨猪股之邊疆。歷內牧之大道。觀的石之射場。食坂下以息足兮。賃驛馬而陟岡。過五里之行衫兮。賞八町之芳櫻。

入熊府而問禁。撰余輿以駢翔。臨百仞之深壕。仰千雉之層城。何城郭之堅固。嗟多士之勇壯。謁藤公之遺廡兮。允桓桓以忠貞。覽時習之覺宮。偉文華之孔昌。觀千烟之藥圃兮。玩淑郁之衆芳。叩町子以質疑兮。思藤翁而彷徨。篙高橋於哺時。逮鳴原於黎明。島嶼紛以綺錯。澗首萃共連檣。眇眉山之獨聳兮。指柳灣遙橫。謁高僧於善法兮。求蓬萊之仙鄉。吊龍候之荒墳兮。嘆古今之興亡。越墟坂以弭節。遊我目於廣莫。聞黃鳥之綿蠻。觀野花之焯灼。吸日華之騰照。躡仙窟之巖鑿。浴雲仙之溫泉兮。訪絕頂之禪閣。顧熱湯之排地。恐怖禪氣之盈壑。踰險以就夷。宿店而解囊。歌吹洋其盈路兮。客心

湛以樂。駕小舟於怒濤。危玄鳥之巢幕。心戰慄以兢悚。舟簸揚而難作。脫險厄而氣蘇兮。近前岸皆怵躍。憇矢神而喫茗兮。因老媪以求橋。踰峻阪以入崎兮。荷萬戶之林稠。望候邸之崢嶸。覽士民之羣遊。蠻舶所輻湊。以交易財賦。稟息壤之太美。願上下之有休。惟神祖之成功。取法於商周。考往古之宏典兮。跡前哲之良猷。喜四海之定一。賀昇平之至今。探古蹟而娛情兮。爰逍遙以歌謳。友萬邦之賢者兮。揮翰墨以應酬。極盤遊之至樂。安知榮辱之所由。

浮瓊浦記

維天保庚子孟夏十六日。穎川春池携其家。與余輩浮詣船

於瓊浦。時天霽氣和。波光潏澗。如明鏡新磨。緜鱗浮游。歷々可數。島嶼絡繹。如續如斷。千狀萬態。越棹而開。望蘭唐之館舍。觀南京朝鮮之商舶。辨髮髻帽者。往來憧々。行二十町。西日西泊。南曰戶町。皆置關。々側設炮架。官使佐賀福岡二候交代戍。小瀨山頂構亭。常懸遠鏡。窺異船於數十里之外。所以備變也。及午舟中置酒。弦歌盈耳。醉舞蕩舟。酣適良久。衆皆上岸。拾螺采苔。有手獲沙魚者。有破斫殼嘗其黃者。皆恣意所欲也。余獨越小阜至坂。民廬陋隘不可言。見養山羊圈中。已而就舟。河豚無數近舟。乃投鈎。皆不吞餌。遽然而去。遂不得一。舟漸進。顧眄鼠嶋四郎嶋松島。廻環神之島高鋒。

斷崖絕壁。神龜鬼鑿。殆類畫圖。携酒肴上陸。環坐劇飲。醉後醫師文卿與奚奴角力。余亦與春池投石海中。較遠近以爲勝負。雖是兒戲亦可以解醒也。歸途見漁人舉網。金鱗潑々實奇觀也。急買之。或炙或鱸。其味尤美。欣然又飲。陶然而醉。不知日之已傾。余假館於穎川氏。僅一月餘不能無懷土之念。於是乎山水勝槩之飽我目。珍膳奇味之爽我口。悶々之心釋然冰融。不亦快乎。乃記其勝以貽諸君。

附錄

與清吳門顧鉄卿書

後豐日出小川民德。西嚮再拜奉書於吳門顧鉄卿老先生左右。貴邦距我。殆三千里。海嶽阻絕。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想其人。仰其德。何遠之有。唯恨。弊邦有禁不得越境相見。是以日夜瞻望。徒爲於邑耳。僕不幸生無學之鄉。混不文之俗。年雖已及而立。未嘗有一善入耳一行加身也。願聞聖賢之道。苦乏書籍。旣得書籍讀之。往々有難解者。遇客輒舉而诂之。少能解之者。於是乎。竊嘆曰。學者莫如近其人。何則。子夏之才。且取過於西河之索居。子賤之賢。猶資益於魯君子。如僕

頑愚。加以無良師友。宜乎其無進一步。加一善也。乃慨然有遊四方求良師之志。獨奈塵事沮志。資斧礙行。今茲春月。始得歷遊諸州。踵長崎。寓於穎川氏。得與前川生同居。初聞先生之高名。既而觀所著藝菊須知。題畫絕句。頤素堂詩抄。清嘉錄等書。以信其所聞。果不謬也。先生之文章。淳深古雅。其議論。往往有出人之意表者。是以隨讀隨抄。得益孔多。若獲接丰儀奉清論。不知何等愉快也。此爲可憾耳。僕頃讀大學。多難字疑義。一二抄出以質先生。且妄布私說。幸勿擯斥。夫大學之爲書也。出于戴記。程朱二子。始表章而註釋之。然體裁行文。疑不出乎洙泗之徒。蓋子思子以後之書矣。何則中

庸之前。未有以誠論道者。獨此篇有誠意字。是一徵也。聽訟一節。舉夫子之言。以徵知本之一端也。夫子之意。蓋欲興教。豈謂臨以嚴明。使人不敢欺如西門豹之爲哉。是二徵也。稱楚書者。蓋抄國語之言入此篇也。其文雖殊。歸趣則同。是記者之辭。有詳畧也。是三徵也。因是觀之。其不出于洙泗之徒。亦可知也。且夫諸家之說。紛紜不一。首章在親民。程子云。親當作新。是說確矣。自天子至庶人之章。鄭氏曰。壹是專行。是也。今本連下讀。古文所無也。顧諟天之章。諟朱子作此字看。或云諟與諦同。審也。或說似優。泰誓之章。子孫句絕。及曰字作於字看。孟獻子之章。盜臣之下。舊有此謂國不以利爲利

以義爲利也十三字。弊邦中井履軒。以爲行文。不知果然否。朱子序中所言。王宮設學校以教子弟。古書絕不見。定據何書。是數條者。僕所深疑不能決也。敢質之先生。伏乞賜一閱。加以批評。則僕之蒙發矣。僕已裁此書。異邦殊域。未嘗通殷懃於左右。而先請教唐突之罪無所遁。然先生大度。幸不拒絕。得聞緒論之餘。終身誦之。則庶幾其少過乎。惟時向暑。伏惟爲道自重。

再啓。僕頃新構家。扁堂曰含章。懇望得先生手書揭于壁上。朝夕拜之。所謂思其人而不得見。乃逢其手澤也。蓋企慕之切便然也。弊邦壤地褊少。故貴邦所有。我邦亦少有。雖然万

一有適貴意者。幸命僕。

厚顏下筆立談間。墨上添朱漫爛斑。
質問數條關學脉。自非聖域那堪剛。
海東何讓海西濱。况復文章日出人。
顧老當今稱措大。報來定識論評新。
窮經辨道古來難。閩洛書篇且好看。
斯論君今太早計。惜哉驅不及毫端。

草韡僭竊三絕以代評

憶昔同窓同筆硯。文哉歸隱栢園亡。
相逢話舊唯君在。燭影雨聲枉斷腸。

友人豐宗卿

跋

余少與民德學于帆洞既而民德東游
余亦歸家間隔三十餘年民德仕于
瀋居江之帥之復如從栢葉余乃欣
然相逐道在宛子遇舊中人也嗚呼人
之聚散誰能自者數尔因尚其文章
民德聲譽曰今若西川之布衣倉卒

間從喪舊稿止存數篇年譜而編
焉則琅然帆門之音也奈謂以管百
一擬足以想見其在蔚不可不珍重遂
授筆書其後
文久三年夏六月

厚友 元田彝

門人 矢野吾謹書

明治十四年三月九日版權免許

同年六月三十日出版

著者 大分縣士族 小川 弘 藏

出版人 大分縣大分郡羽田村
二ノ二百廿壹番地寄留 小川 尚 義

發兌書肆 同縣同郡大分町字京町
山川 正三郎

印刷 同縣同郡同町碩田橋活版所
成 功 堂

(定價拾八錢)



